

王进：书香一瓣觅知音



本报记者 竺捷

今年五十出头的王进，微胖，说话不紧不慢，带着地方口音，但是只要说出来，必定有板有眼。他开了十多年旧书店，在我市不少地方待过，每到一处都会吸引周边的读书人过来聊天。

准确地说，生意就是这么慢条斯理聊出来的。一般进店的读者除了购书外，下意识中还有与店老板交流的欲望，其回报不单单可以讨价还价，让书的折扣更大一些。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彼此可以交换对社会的认知和看法，恰恰这点是王老板的特长，他可以让顾客很快找到认同感——“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”

这才是销售的精髓！旧书不如新书、古书、教辅书好卖，多被冠以“闲书”的称谓，但自有矢志不渝钟爱者。这么多年坚持下来，镇江的不少读书人都认识王老板了，因为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会在他手上买书。这些人中，既有大学教授、学者，也有普通老百姓、务工人

员，社会各个层面都有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王老板也是社会工作者，他熟悉各阶层读者的嗜好，这可能也是社会热点和关注点，他会因此调整自己的进书策略，往适销对路上靠。

社会工作者还有另一层含意。既然是开旧书店，势必要回收旧书，那么很多读书人的书会再次“回笼”到旧书店里，开启新一轮生命历程。这个过程其实很有意思，有起死回生之喻，也有循环往复之意，或者说是咸鱼翻身更恰当一点。王老板收旧书的过程，就是与各类读书人“贴身肉搏”的过程，王进进退有度，分寸拿捏得当，因此交到了不少朋友，这些读书人后来都慢慢成为他的“人脉”和“货源”资源。大家可以自我对照，家中的闲书到底有多少？是不是无穷无尽？

尽管如此，城市中的旧书资源仍在不断萎缩，这是你我都能看到的现实。王进表示，书店业整体在收缩，旧书店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，所以各个层面都在倡导阅读。从他多年的经营来看，前

些年，镇江颇有几位购书大户，他们一般每年都会安排专门购书款项，每月少则几百，多则几千，专门在本地购书。每次看到这几位“熟脸”购书，书店老板个个笑逐颜开。不过，如今这种情况少了，现在每天镇江本地的销量有限，更多的还是面向全国读者的“孔夫子旧书网”上的销售。

王老板在上面也有店，且不止一家，一个叫“聊斋书社”，另一个叫“地平线书屋”。光听这两个店名就觉得他文化根底不浅：前者给人无限的想象余地，还带有些许魔幻色彩；后者则是将前面的历史空间直接挤压成现实空间，同时不忘留一丝曙光和希冀。让记者没想到的是，这两家网店的销售并没有受到近年疫情的影响，反而“稳中有升”，这大概是对他执着坚守阵地的最大回报吧！对此，王老板的解释是：“窝在家里的人多了，点外卖的多了，网上买书的人也会多一点。”在数字化阅读和碎片化阅读大行其道的当下，当纸质书在人们视野里渐行渐远时，仍有这样一群人，用自己的坚持为城市多留下一些温暖记忆……

十多年与旧书打交道，王进基本上瞄一眼书皮就能判断旧书的市场价值。他认为读书不应成为一种被提醒和标榜的符号，而应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。哪怕像他这样，每天可能没有大块时间来阅读，但是会努力帮读者找书、认真填写地址寄书，也算是对书籍的一种深层爱护和皈依。这种内心的皈依值得点赞，记者发现，王进的语言水平看涨，时不时会从嘴里冒出一句文言文，让记者找不着北；而且他的钢笔字也越发写得潇洒了，会让外地读者对这位镇江老板刮目相看。

腊八味

文/朱来顺

这几天我的心情总是有点不宁静，被疫情闹得忐忑不安。大家的生活都因“阳”而停顿，就连一年一度的“腊八节”也都被淹没在了“阳”的海洋里。

这不，腊八这天菜市场都冷冷清清，街上行人也是寥寥无几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年腊八节，年味扑面而来，家家户户从采购食材到烹饪熬制腊八粥，总是忙得不亦乐乎，其乐融融，整个长街曲巷到处弥漫着腊八粥的香味。这种裹挟着浓郁人间烟火气的腊八香最抚凡人心，当然作为一种美食佳肴，它也是千年不绝的美味。

这次因为疫情肆虐，导致家中大人小孩分别中招。第一波的疫情高峰正逢腊八节期间，亲朋好友们大多选择居家躺平，足不出户。于是，今年的腊八节被残忍的疫情冷落而边缘化了。即便如我这般每年逢此节必定动手的人，也打不起精神在家熬制腊八粥。整个上午，我总觉得空空落落有点魂落魄，尽管中午煨了一锅老母鸡汤，也没觉得让食欲强大起来。

就在准备吃午饭的当口，突然接到好友雷晓明电话，说是马上送腊八粥过来。我顿时喜出望外，兴高采烈地转告家人，马上就要吃腊八粥了，一家人顿时欢呼雀跃起来，一扫之前的沉闷氛围。片刻间，只见雷晓明气喘吁吁地捧着一大钵热气腾腾的腊八粥出现在门口。他这么快就到了，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他的粥：他们夫妇俩昨天就去菜市场采购煮腊八粥的食材了，这些食材大都是精选的五谷杂粮及各种新鲜果蔬，有山芋、芋头、栗子、白果、花生、莲子、茨菰、荸荠、胡萝卜、黄豆、青菜、大米、红枣、糯米等，并且有的食材昨晚就加工了，连食材下锅都有一定顺序，可谓真正用心了。

望着香气扑鼻、色彩缤纷的腊八粥，我们顿时食欲大开。我忙着招呼一家人趁热品尝，大家个个先尝为快，争先恐后。几口入肚顿感滑润爽口，暖流周身，香糯沁人，胃口大开。这腊八粥原来就有驱邪祈福之寓意，因为这些食材皆为绿色环保，有和胃、补脾、养心、清肺、益肾、利肝、明目、安神之功效，且易于消化吸收，属于食疗中的佳品。

腊八节吃粥这一习俗在我国民间流传了很久，吃了腊八粥便拉开了过“大年”的序幕，所以人们也把腊八节称为小年。今年的小年特别有意义，是雷晓明与我一家人共同过的，祝福每个人都平安吉祥。

行走在宝盖山上

文/图 陈永兰

位于市区的宝盖山，形成于宁镇山脉的崛起，在数千年前的一次特大洪水中，冲刷出来的黄土层覆盖在原有的山体上。到了清代，因为山顶的形状像帝王出巡仪仗上使用的圆形大伞，故取名宝盖山。

宝盖山，对我来说不陌生，我曾住在山脚下生活过。小时候听妈妈说：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，为了自救，许多人到山上开荒种地。我上中学时，经常爬宝盖山到二中（现崇实女中）上学。至今我还记得，上学途中，每当三五成群的同学在山上会合，大家欢快的脚步声和银铃般的笑声，就会在宝盖山上响起。

为了寻找青春的脚印，不久前，我来到上学期间经常走的京畿岭，沿地藏庵巷到宝盖山。走在人烟稀少、道路弯曲的山坡上，在道路两旁的小巷深处，机灵的小猫小狗会不时出来打个招呼。

我边走边寻找过往的痕迹。当我来到宝盖山，看到中国第一条铁路隧道时，几十年前的往事好像就在眼前。那时，爬宝盖山到二中上学，必须从隧道口上走下去，当时隧道口上没有防护栏，父母担心我的安全。可我喜欢经过那里，听“轰隆轰隆”的火车声由远而近，看车头冒着白烟飞快地向隧道驶来，然后伴随着一声“呜呜”的长笛从我脚下

过，那一刹那我的心会跟着沸腾，感觉那一声长笛是在和我说下次见，让我感到无比自豪……

我站在隧道口上，看到当年军人站岗的小亭子还在，只是面目全非。我又探出头向下看，有着悠久历史的隧道，由于城市的发展，线路被弃用，隧道也逐渐退出了舞台，留下一个让人回味的空洞。

顺台阶来到山顶，看到树木成林、枝繁叶茂的山体，一段鲜为人知的场景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呈现。我仿佛穿越时空，看到1929年3月12日，在孙中山先生逝世4周年之际，镇江人民为了纪念他，在宝盖山顶上举行了古城历史上首次植树典礼。他们在会场四周张挂了许多“森林是我们稳固的不动产”的标语。典礼结束后，大家分赴宝盖山指定

地点种树。“一时肩荷树苗者，手持铁铲者，锄土者，壅泥者，满山遍野，异常奋勉。”这是两天后上海《申报》报道镇江这一盛举的文字。

现在北固山上看到的“中山纪念林塔”碑，就是在宝盖山上植树后的第二年，市民到北固山上植树造林后竖立的。从那以后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，市民几十年不断地种树，正是应了那句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。

行走在宝盖山上，往事如烟，尽管它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，但它处处有故事。这里有先人们敢为天下先，创造的中国第一条铁路隧道，这里还是镇江植树造林的始发地，这里更有烈士们洒下的鲜血……我不禁问自己，这是怎样一块饱含深情的土地啊！

